

《芫野尘梦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芫野尘梦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4612661

出版时间：2016-3-1

作者：陈渠珍,陈继光 校注

页数：20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芫野尘梦》

内容概要

《芫野尘梦》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“湘西王”陈渠珍1936年赋闲长沙时回忆其1909年至1912年进出西藏生死经历的文言笔记体纪实作品。书中所描述的藏区险峻优美的自然风景，古老淳朴的民俗风情，复杂险恶的官场环境，身陷绝境的人性异化，绝地逃生的生存智慧，藏汉人民的深厚情谊，感人至深的爱情绝唱，堪称奇绝。陈渠珍谱写的，不仅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传奇，更是一曲反映历史更迭的时代交响。

为便于当下读者阅读这一旷世奇书，校注者以1938年9月繁体无句读版为底本，参阅《陈渠珍遗著》及其他版本和相关资料，遵循传统校勘学工作规范进行校释，重新对原著做了标点断句，对其他版本的脱、讹、衍、错作了校正，并对书中的难懂字词、异体字、生僻字作了注释，为此全新校注本。

《芫野尘梦》

作者简介

陈渠珍（1882—1952），人称“湘西王”，是亲历清朝、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的“振奇之杰”，与熊希龄、沈从文并称“凤凰三杰”。1906年参加湖南新军，后投靠清川边大臣赵尔丰，入藏平叛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，跋涉万里回到湘西。其后统一湘西，经营湘西数十年。期间，沈从文曾在其帐下担任文书，贺龙亦是其旧交。1949年10月赴乾城同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进行政权交接。1950年6月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。1952年病逝于长沙。

校注者：陈继光，1985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文学学士，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。资深编辑，副编审，从事编辑工作25年，至今编辑图书逾500种，获奖无数。贵州作家协会会员，贵州现当代文学学会会员。著有诗集《爱的星辰》，散文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，主编、撰稿《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》《中华传统文化读本系列丛书》《世界中篇名著文库》《老清华讲义》。

《芫野尘梦》

书籍目录

- 1/ 自序
- 1/ 要例
- 1/ 总叙
- 7/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
- 21/ 第二章 腊左探险
- 33/ 第三章 昌都至江达
- 49/ 第四章 收服工布
- 69/ 第五章 进击波密
- 89/ 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
- 113/ 第七章 波密兵变退江达
- 129/ 第八章 入青海
- 147/ 第九章 过通天河
- 159/ 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
- 173/ 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
- 187/ 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

《芑野尘梦》

精彩短评

1、历史与游记的结合、战争的故事、人性的故事，用平铺直叙的语句串联，让这本书焕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。虽是用文言文写就，但较为通俗易懂，晦涩之处，画报的版本注释相当完善。与书本不搭的是，本书内容由真实细节处见情感；内容简介却以夸张的宣传吸引读者，或许是出版的难题？有些怪异。

PS：搭配谭其骧先生的《历史图集》，会对整个书籍的路线有个总览。很有裨益。有朝一日希望自己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入藏。

2、耶！久等……故事本身悲惨动人，此版本注释也很全面，亦读可读，如果能附上路线图、地图，就更完美了！

3、极得叙事之体，雄浑悲慨亦复涵泳不尽。器识如此，“湘西王”非幸至者

1、《芄野尘梦》的笔记-第199页

士兵喧呼声与牛马嘶鸣声，直至夜半始止。官兵咸缩瑟战栗，不胜其凄楚焉。有时出岫白云，与摩天积雪，共为一色，凝眸远望，奇趣横生，几忘塞外行军之苦。……群马奔逐，勒之不能止。余马术未精，身重腿轻，左右颠簸，几跌下，勉驰至宿营地，已汗流侠背，腿痛不能行矣。下焉者投尸水滨，任鱼鳖食之，为水葬。故藏人无食鱼者。余等闻之，乃止。出发时，原拟多带食品，因林修梅力言不可，致途次食不甘味，至以为苦。至是，始有物可市。共购猪一头，鱿鱼数斤，切碎，豆豉炒之，分盛两桶，载之以行。修梅犹啧有烦言，余等亦不之顾。然以后每餐，修梅则较他人抢食为多，其馐酸真可鄙也。途次，见乌拉千百成群，尚未注意。至霍尔章谷换乌拉。先日傍晚，尚未齐。夜半，闻四野声喧，视之，乃藏民送乌拉牛马至矣。漫山遍野而来，不下数千。余方虑明晨掉换乌拉，驮装捆载，不知费时几许。迫次晨起视，则一人挟一驼，置牛背上，每驼重逾百斤，竟能举重若轻，约一时许，而二千余驼粮弹捆载已毕，身手敏捷，诚非汉人所及。因见体力强，不觉健美无已。无怪唐代屡为边患，郭马名将，尚不敢言战，而言和也。每日宿营，牛马拥挤坪中，藏民卸装，更为迅速。驼牛二千余头，不及一小时即卸毕矣。藏民扬声，驼牛四散，满山满谷，到处噬青。迨黄昏前后，藏民呼哨一声，但见山头群牛攒动，皆争先恐后，戢戢归来，勿烦驱策。藏民即就平地之桩，系长绳，排列为若干行。长绳中系无数短绳，拴于牛蹄。牛倚绳，或立或卧，秩然不乱。犹忆一日中夜起溲，弥望白雪，不见一牛，大异之。询之卫兵，始知牛卧雪中，雪罩牛身，望之似无数雪，稳约坪中。非转侧雪落，不知其为牛也。船以野藤为干，以牛革为衣，其形椭圆，如半瓜；其行轻捷，似飞燕；凌波一叶，宛转洪涛，浪起如登山邱，浪落如堕深谷。临岸遥观，若将倾覆焉。……小船以一革制成，大船则用二革，其接缝处时时以酥油涂之，以防浸漏。军队渡河时，先渡辎重，再渡官兵。船小而少，每渡一河，须延数日。藏地行军，不苦于行路难，而苦于起床太早。至山巅，则空中狂飙怒号，卷雪飞腾，寒风砭肌骨，人马气结不能呼吸，遽昏倒。应明劝勿燃烛。为何？因移烛室隅，取板覆之，推窗望月，月色明朗，照耀冰雪，倍觉清寒，因思稍憩后，即登山眺望，且避番骑之来。倘能登高一览前方形势及番兵所在，亦不负此一行。正凝思间，忽闻铃声自远来，知番骑已至，急下楼，翻着白羊裘，伏山麓大石后。于学生出身，未经实战，一闻警报，即张惶失措，勿怪尔丰之轻视学生也。达赖大惧，当夜出宫南奔，初未决奔印，不过欲逃死于尼泊尔、布丹界间耳。英政府遣人迎之途决投印度云。余开驻牙披时，沿途僧俗，遮道欢迎，进哈达、酒食。番人呼酒曰“呛”，以长筒盛之，中系皮带，背负而行。番人行呛时，先倾掌上自饮，后而敬客，以示无毒也。亟奔回告其众曰：“呼图克图危矣，急往救之。”于是众不及问，随之往。至则猜拳喝呼声方浓。有曾至拉萨，知为猜拳者，为众言之，始一笑而散。余与呼图克图亦皆笑不可抑。第巴有女公子，年方十五。豆蔻初开，盈盈玉立，排长谭鸿勋求婚，第巴欣然许之。结婚之日，鼓乐喧阗。番女十余人，皆少艾也，盛服拥新妇步至婿门，群芳争艳，笑语盈室。新妇落落大方，毫无羞涩状。第巴首作种种笑谑，以娱来宾，几忘其身为泰岳也。是日，闹至更残，始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召至野番二人，年均三十余，披发跣足，无衣裳，上体着领褂，下体以裙二幅前后遮之，皆用竹编成之也，手持烟筒，如西人吸雪茄烟之管。内盛野大黄叶，见人即箕踞坐地上，无礼貌。状谨朴，不脱山野气。询其至藏何事，对以编制竹器藤器；取所制竹、藤器观之，亦古朴可爱；又询其家中距此几日，答以六日。截巨竹留节，以为釜甑，一端实稻米为饭，一端实野虫为肴，泥封两端，洒水烘熟。饭熟倾出，以手搏食。编竹藤为衣，以障身，非特为御寒也。遇悬崖绝壁，亦结藤梯登，不绕越。当春夏之间，辄侧卧山中，脐张开甚腥臭，虫蚁缘附，则吸收之，又复张开。久之，脐满，遂成麝矣。麝之最贵者为“蛇头香”，麝中之主也，亦蛇闻腥臭附脐上，樟衔其头而去，辗转月余，蛇身腐脱，其头含脐中，久而成麝，重恒一两以上。西原先余纵身跳下，以手接余。渴极，拾山上野菌食之，已急不能行矣。鸿升言：“昨已天黑，不敢轻进之。”余但颌之，不与较也。相传藏兵屡与波番鏖战于此，乃古战场也。城堞虽毁，而遗址犹存，余乃就旧址，亲督官兵日夜修筑，两日即成。久之枪声寂然。余以为番兵退走矣。忽我军左后方枪声复起。一传令兵急来报告：“番兵已由后方高山缒绳下矣。”夫役进面饼，西原炒牛肚一盘至，余持饼倚枕而食。食未竟，沉沉睡去。醒来，漏已三下，残饼犹在手中，疲劳可知矣。尤记方任事之初，寓书遍告朋辈。书中有“弟以武夫而干文事，不啻汗牛充栋”之语，全藏传为笑柄焉。夜半，时闻臭气，不能成寐。秉烛起而迹之，则不少断肢残骸，

《荒野尘梦》

掩藏土中，余枕畔亦得碎骨数块。盖鏖战久，天又炎热，亡尸骸不能收殓，以致血化青磷，尸残原野。睹兹遗骸，不禁恻然。余惟念忠诚正气，亘古常存，固不必辨蒋侯之骨，归穆伯之丧也。因在此停止半日，督令士兵，聚残骸于一处掩埋之，始行。是日，遍寻居民，皆匿不出见。夜有一番人至，乃此地小头目也。余悬重赏，募人架桥，诺之。次日凌晨，即引一老人，负藤绳两盘至。沿河上下呼唤甚久。始见对岸来一番人，手携毛绳。于是彼此各持绳的一端，向上流力抛。忽两绳相交结，成一绳。再张索桥，引渡而过。两岸原有石墩，高丈许，中埋木柱。拴桥绳于柱上，即成桥梁矣。对河番人，攀缘藤绳而过。余取所携毛绳观之，其一端系有三梭铁钩。又视老番绳端，亦系一铁球，大如卵，始知两绳相交，即钩结为一矣。余生平嗜此味，入藏，久不得食矣。今不图于万里绝荒，又值战后饥苦之际，得之。是日，余食之不知几许，但腹累累，坐地不能起矣。从此行三日，均无人烟。仅第二日途次，见右侧山沟中，有帐房三四处。其余一带黄色，四顾荒寂而已。（藏语，山口曰“拉”，而汉人必曰某拉山口。河即曰“曲”，而汉人必曰某曲河。塘即荒原，而曰某塘沙漠，积习如此，未足为累）。一日途次，见沙碛中尘沙蔽天，远远而至。众颇骇然，停止不敢进；有顷，行渐近，隐若有物长驱而来。喇嘛曰：“此野牛也。千百成群，游行大漠。大者重至八百余斤。小者亦三四百斤，每群有一牛前导，众随之行。此牛东，群亦东。此牛西，群亦西。遇悬崖，此牛坠，群牛尽坠，无反顾，无乱群。大漠中野牛甚多，再进则日有所见矣。但性驯善，不伤人。见者无害。惟遇孤行之牛，性凶猛，宜远避之。”经六七日后，途遇野骡数百成群，余枣骡马也在焉。余见而大喜。野骡见人不避，且行且前，或也疑为其同类也。士兵连发数十枪，毙野骡五。余枣骡马，遂随群奔逃，顷刻即杳。马入骡群，优游自在，诚得其所。余则孤凄一人，踽踽独行，诚马之不若矣。怅望久之，神为之伤。沙漠极缺水，则杀之，取其胃中藏水以度命。余肉堆积山沟，入夜又为群狼曳去。但闻伤兵终夜呻吟叫苦。又闻呼救声甚急，众皆颓卧不起。次晨起视，则伤兵二人，夜为狼噬，仅余残骸而已。独谢海舞宛转地上，号泣曰，“众弃我去，忍令就死耶。”余等行不顾。复大声呼曰：“君等既不相救，我亦不堪其痛苦，曷以一弹饮我，以速我死。”曾纪仲怜而应之曰：“诺。”余急喝之曰：“杨兴武等已前进，安知其不具粮食乘马来迎。况患难相从至此，忍自残杀耶。”盖余虽幸其不既死，亦深幸其不速死也。时众亦恶其祸首，咸揶揄之曰：“君稍待，即有乘骑来迎。”遂行。行数里，犹闻其号泣呼救声也。玉林性淳厚，尤勤敏耐劳苦。余等自入荒漠，凡凿冰，觅石，取粪，宰割等事，皆力任其劳，数月如一日，众无不爱。不忍中道相弃，约以明日住此一日，寻之。次日，众分途寻觅甚久，皆不遇而归，余疑只身野宿，必饱狼腹，相与嗟叹不置。次日早起，众议此去居人不远，宜速行。余默念玉林虽失踪，未必即死，倘我一去，虽生亦犹死也。怅怅不忍速去，而又无以为计。正踌躇间，众复催行。余忽忆前日在分路处，犹仿佛见玉林在后，相距不及二三里。或已向东北行，以致相左。昨日众至四处寻觅，然疲惫之余行亦不远，故未能相遇。是玉林虽失道，去此或亦非遥。此地既有小山，倘放山头鸣枪，枪声可达一二十里外。玉林闻枪声，知余所在必出。出则山头可以远望而见之。万一鸣枪之后，仍不出，则必填饱狼腹矣。然后委而去之，亦无疚于心矣。乃以此意告众。且约以各发十枪，一小时再不至，即行，众勉从之。持枪登山，余随之往，一时众枪齐鸣。未几枪停，众四处眺望。逾十余分钟，果见有人策骑疾驰而来。近视之，则一番人，抱玉林坐马上至矣。众跳跃欢呼。玉林亦笑语相答。下马，互相慰问。玉林曰：“我前日因足痛，行稍缓。初犹见君等前行，力疾而进，终不可及。渐行渐远，遂不见君踪迹矣。又再前行甚远，忽见山边烟起，以为君等在此。竭蹶至其地，见猎番四人，坐帐幕熬茶。我一时大惊，认为蒙古喇嘛之随从在此，自念命休矣。猎人初见我，亦甚惊讶。继见子身至此，乃延入帐幕坐。此言语不通，以手示意而已。猎番知余穷途饥甚，款以面食牛羊肉，已饱食三餐矣。但不审君等何往，又不敢贸然而行。适闻枪声甚急，猎番颇惊疑，我知为君等行猎至此，以手语示意，始同其乘马出。果与君等遇矣。”言讫，众既幸玉林克庆生还，复得猎番可为向导，皆喜不自胜。忆自蒙古喇嘛身死后，久迷塞外，日暮途穷，已无生还之望矣。不图中流一壶，复遇猎番。谓非有天幸耶。然非余侧隐之一念，恐亦不能获此意外之奇缘。铜山西崩，洛钟东应，感应之理，捷如影响，亦奇矣哉。惟淡食已久，初食盐味，反觉喉涩不能下，仍淡食之，余等餐风寝雪，已四阅月矣。乍获面食，又居帐幕，恍如羽化登仙，不徒视藜藿逾珍馐，抑且认番人为故旧矣。余见同行番人，宰二羊，去肉存皮，缝其破穴，从喉部盛水使满，亦甚便利也，闻商人言：“昔回人大举入寇青海，马陷淖中，不能驰骋，大败而还。且误饮咸水，而痘疫大作，死之略尽。自后回人亦不敢再犯青海矣。”是地居民，皆以游牧为生活，居则支幕，衣则毛裘，食则牛羊，行则骡马。逐水草，饮潼酪，水草既尽，又卷帐他去。一日入山谷，沿溪而行，有群鹿饮于溪边，见余等至，即奔向山巅去，其行如飞。山高数里，瞬息即达。众持枪射之，不能及也。余尚不知其盐在何处也。次晨

《芫野尘梦》

早起，随商人等入海取盐。至则昨日空圳委地，今已卓立冰上矣。推倒视之，囊中青盐充盈，粒粗如豆，莹洁有光，色微青，即吾乡药市所售青盐也。较精盐味尤浓厚，天然产物，付之荒漠，殊可惜也。长途征行，已历二百二十三日之久，衣服久未洗濯，又无更换，皆作赭黑。辫发结块不可梳理，即行割去。非因朝代更易剪发也，须长半寸许，非因年老蓄之也。幸塞外奇寒，尚无臭汗。然前者闻酥酪而香，今则觉腥臭不可闻矣，余等奇装异服，市人咸集店中询问。自视殊觉形秽。乃洗濯，更衣入市购制服物。是地民俗朴陋。以余等为南方人，又新自藏来，妇女传观，商贾肃敬。子卿返汉，令威归辽，客感沧桑，主观新奇，亦自伤矣。入店市物品，主人咸起立致敬，且出果饼相款，必令饱，次日晨起，至一布店，店主殷勤招待。道入官室，土炕横陈，上布芦席，请余登炕坐。持长方小木匣一，中为数格，分置水烟袋、鸦片灯、酒壶、酒杯、棉烟、火柴、烟杆。首敬酒，再以木匣授余，余略吸水烟，即置匣坑上。店主犹殷殷劝鸦片不已。盖是地无家无烟具，无人不吸鸦片也。余因购制衣履，羁留一周，旅店多暇，留心风土，乃知是地东西全皆汉人。余皆汉番杂处。风俗妇女尚饒足，裙下莲步不及三寸，服饰既古，文化尤卑，邻居为私塾，当见一生久读不能成诵，塾师罚之跪，以草圈罩头上，频加筹石，令其跪诵。余见骇然。次晨，余方起，忽报客至。颇异之，方出迎，客已昂然入，据炕坐，傲不为礼，又见随从武装兵士多人，立门外，询问甚久，始改容谢曰：“此地方戒严。君等携武器，胡不入报官厅耶？”余以昨日到甚迟对。询其人，姓颜，湖南长沙人，现任城防营管带，知余来意，又兼乡谊，始问讯寒暄。忽西宁陈某又至，严诘来历。余对如前，因取枪弹交付之，陈接收讫。颜又转来意，陈色始霁。谓余曰：“君不言几误会矣。”从此药饵无效，病日加剧，一日早醒，泣告余曰：“吾命不久矣。”余惊问故。对曰：“昨晚梦至家中，老母食我以杯糖，饮我以白呛，番俗，梦此必死。”言已复泣。余多方慰之，终不释。是晚，天花忽陷，现黑色。余知不可救，暗中饮泣而已。至夜，漏四下，西原忽呼余醒。硬咽言曰：“万里从君，相期终始，不图病人膏肓，中道永诀。然君幸获济，我死亦瞑目矣。今家书旦晚可至，愿君归途珍重。”言讫，长吁者再。遂一瞑不视。时冬月日也。余抚尸号哭，几经皆绝。强起，检视囊中，仅存票钱一千五百文矣，陈尸榻上，何以为殓，不犹伤心大哭，继念穷途如此，典卖已空，草草装殓，费亦不少。

《芫野尘梦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